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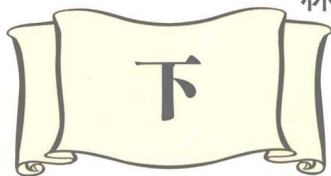
· 改变全球数千万人命运的 ·
经典励志奇书

羊皮卷

智慧总集

YANG PI JUAN ZHI HUI ZONG JI

林文力 ◎ 编著



改变全球数千万人命运的经典励志奇书

《羊皮卷》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后，更具有永恒的价值，它超越时空的限制，时时闪耀着先人智慧的光辉。《羊皮卷》好比航标灯射出的明亮光芒，在浩渺的人生海洋中，牵引着我们走向辉煌。《羊皮卷》不仅是一部改变全球成千上万人命运的励志奇书，同时也是最值得读者珍藏的著作之首。

· 改变全球数千万人命运的 ·
经典励志奇书

羊皮卷

智慧总集

YANG PI JUAN ZHI HUI ZONG JI

林文力◎编著



下



我们自身的个人主义越发重要，理解他人就越发困难。更为糟糕的是，我们似乎不太乐意去理解他人了。无知的自我判断经常取代了更为复杂的理解的努力。人们粗暴地排解了这一切的困难，宣称，“我就是需要去……”为什么？什么样的其他的需求会得到满足？这是真正的需求吗？一个人的需求可以脱离它们的社会环境吗？

两个人彼此倾注的爱当然能从对对方更多的理解的愿望中获益。但是，人们该多大程度地施展自己——不仅向自己，还向他人——的矛盾所折磨。即使结婚后，人们也很难做到无拘无束。或许他们希望如此。但习惯之中，他们就是不知何去何从。

我们在婚姻中培养的爱具有另一个特质：它是经久不衰的。我们对情感，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伴侣确有把握。假如妻子犯了错误，假如她某一天脾气不好而令对方受到伤害，她丈夫的整个世界不会崩溃，而这在爱的早期浪漫阶段却可能发生。

婚姻中的情侣们不会因为一次争吵，一次危机、一次激烈的情感挫伤而抛弃对方。他们的婚姻在这种遭遇后可以继续幸存，他们在这种经历后将继续共同生活。他们具有某种抵抗日常冲突和偶尔的激烈冲突的内在力量。他们可能被突然爆发的激烈争吵而弄得目瞪口呆、暂时心烦意乱，但是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仍然完整无损。

婚姻中的爱能够满足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需求，因为它与这些需求是一致的。它为生活提供了理性，提供了成果丰富的一面，提供了我们可进行工作的气候。当丈夫和妻子发现对方逃避某种社会责任而仅仅是由于他喜欢在某天的早饭前急冲冲地赶往乡下的一个小旅馆吃午饭时，它也为生活提供了非理性和感情用事的一面。婚姻让我们放松、休息和思考，或者不是思考，仅仅是提供了面包。它为朋友、爱好和运动留有余地。它使辛勤工作、紧张、压力和旺盛的精力相互协调。

当有麻烦出现时，婚姻中的情侣相互依靠。他们充分利用彼此的爱来处理生活，共同解决问题，共同面对悲伤和损失，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他们再次向对方保证，孤独的痛苦已经过去。婚姻中的情侣们不再孤单。当一个人的力量失败时，还有另一个可信任的伴侣的支持，还有来自伴侣的力量。

婚姻中的伴侣在爱中成长。他们发展成为更健全的人。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对婚姻失望并且不能实现他们的爱的人所发生的情况：他们又被投入自己所设的牢狱中，被他们旧有的判断模式所束缚，被爱情失败时起支配作用的神经质的倾向所限制。

当爱没有失败时，当它成长时，情侣们也随着成长。他们由于共同的生活而成长。他们依靠对方的力量以及他们为了弥补对方的虚弱而发展的力量而成长。

父母的爱

父母之爱的第一步

在身为父母的早期，我们学会了表达爱的方式，而这是我们前所未知的。我们对婴儿表达的爱不能雷同于对妻子、丈夫、亲戚或朋友那样。我们不能带婴儿去看球赛、参加宴会或剧场。婴儿也不会使用鲜花、书本、录音机、毛皮大衣或去欧洲旅行。我们无法给婴儿讲有趣的故事，也不能同他谈论政治，或是与他分享艺术和知识的乐趣。我们只能悉心地照顾他。

确切地说，我们以前从不知道这些表达爱的方式。但是在我们的婴儿时期我们却曾体验过它。我们第一次感知的爱就是这种被他人的关爱。不过，那时我们是爱的承受者，如今我们成了爱的施与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将这种爱深深地埋藏于心。因此，当我们反过来将这种爱赋予自己的孩子时，我们就像是个蹩脚的业余选手。我们在用一种新的语言在缓慢前行。我们甚至不能将自己的所为视作爱的表达。喂婴儿、让他保持干爽的身体、让他温暖舒适、使他免受伤害，这怎能算是爱呢？这只不过是父母应尽的职责而已。

但是，我们尽父母职责的方式便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父母之爱的表达。在满足婴儿肌体需求的生活中，吃饭、排泄、睡眠和活动，在所有这些单纯的生理机能中婴儿都依赖着我们。没有我们的帮助，

他将束手无策。就像前文所说的那样，婴儿需要的不是爱而是照料。

当然，我们会照料他。那些对无助的小生命漠视的父母不是正常的父母。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照料孩子。关键在于我们应怎么办。我们满足了他的需求了吗？作为父母，我们用这种最初的爱的方式表达时，我们是否把爱的赋予变为爱的索取了？我们是否利用这种机会更多地满足了自我而不是孩子？

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我们爱孩子的行为之一就是喂他。对于婴儿、食物是他所爱的最亲密的东西。它使婴儿从饥饿的痛苦中解脱，大大地满足了他的胃口。从我们生命的最早期，我们就认为物和爱是相同的。而我们也一直遵循这条准则。

人们经常告诉我们，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将决定孩子的未来。身为父母，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他健康快乐，能干风趣，将来能光宗耀祖。父母为有这样的孩子而自豪欣慰。然而，在爱的最初表达的方式上，我们常常固执己见。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我们常常以对孩子的不满而告终。

我们不妨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关爱孩子的一种方式就是给他喂食。食物是婴儿最关切的东西。它使孩子从饥饿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从生命的最早期我们就认定食物和爱是一体的，而我们也一直遵循着这种法则。

巨大的期望

在我们的父母之爱上，我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掉进我们自己的期望这个陷阱，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忘记了修改。

很多男人甚至不少女人，他们都习惯于读早报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将他们对股票市场的期望值做些修改。商业人士不得定期修改他们对销售和利润的期望，否则他们很快就会有麻烦。我们的婚姻得以幸存，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我们对爱人浪漫的期望，接受了实际的而不是梦中的他或她这个现实。

一涉及到孩子，我们在这点上就非常不正常。孩子将要成为什么

样的人，这种想象早在孩子未出生之前就已形成了，而这个新个体的展现是非常缓慢的。孩子直到二十二、二十五，甚至三十岁的时候才定型。在这之前的所有岁月，我们可能继续培养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希望他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对于孩子，我们终究不会死心，因为他是个孩子，他还在成长，还没有定型。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孩子，他的潜能也许在将来才能施展，而他与生俱来的天赋则在很早的时候便显而易见了。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他将要成为一个不凡之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事实。而如果我们一想到生养一个异常的孩子将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感谢我们的孩子是正常的而不是指普普通通的。

如果我们按照自己预先形成的想象，希望孩子为我们增光的话。我们可能要彻底失望了。也许有一天他会让我们大吃一惊。让我们为他而骄傲，但是这通常不是以我们新预想的方式。当我们试图使他成为他并不是的某种人，并使他和我们饱受此苦时，我们却错失了让他展现他原本具有的才华。这种方式使我们失去了父母之爱的真正满足，而我们也可能给孩子永远烙上了他自己的不佳形象。

在孩子的头几个月，对他植物般的照料中，不现实的期望这种危害已开始了。因为我们期望杰出的成就，于是我们强迫孩子吃得更好，更快学会上厕所，能整宿睡眠，比邻居和亲戚的孩子学会的都早。当他上学的时候，我们又给他制造压力让他做得更好，因为这时候他的成绩是公开的，他要和其他人竞争。

有些父亲在孩子还未离开尿片的时候就给他买来了棒球手套，而如果孩子在十一二岁时还不会玩棒球，这样的父亲真的要对他的儿子失望了。在美国长大的男孩不玩棒球是很困难的，但是有很多非常健康的男孩从来也没学会爱好这项运动。他们也许喜欢网球，田径或者游泳。或者他们也许对竞争性的体育运动兴趣不大，却对电子历史或机械有着浓厚的兴趣。重要的是，不论孩子的爱好最终是什么，对于孩子，他只对某种东西感兴趣，而对于作为父母的我们，只对孩子本身感兴趣。如果我们能分享孩子的兴趣，或者他能喜爱一些我们的兴趣，那我们可真称得上幸运了。

在其他方面我们可以不加注意，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过于关

注——那就是孩子本身。在抚育孩子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做了足够的塑造和影响工作，我们无法避免这些。我们所能避免的是不要行之过度。就像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孩子的愿望，他对食物和睡眠的个人要求，我们需要认识他其他方面的个性。如果我们能让他展示真正的自我，尽可能地让他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我们希望的那种人，那么我们就大大减轻了父母之爱的紧张感。

抚育

在其它地方当我们和他人共度一段好时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多么喜欢他们，他们是多好的人啊！我们多长时间一次是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和他们共度好时光呢？如果我们做一个一天接一天的调查，结果是非常可悲的。

我们自身所感到的作为父母的所有真实或可笑的缺点都源于内疚和没有安全感，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对孩子付出得太多了。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就想他们，为他们担心，或和朋友们相互讨论孩子们。

在现代儿童心理学诞生之际的美好日子里。父母们可以遗传为借口推卸责任。因为孩子“生出来就那样”。在每个家庭，总有某个倒霉的令人不快的亲戚，孩子就像他。自从弗洛伊德革命以后，父母们感觉好像他们说的每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会对孩子成长的好坏具有魔力。他们不敢片刻放松警惕以免出错。

显然，作为成年人，我们不能不厌其烦地将我们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和孩子在一起。如果仅仅因为年龄的差异而没有别的原因，孩子不能以我们的水平做出回应，我们就会感到厌倦，以至于把我们的回应降到他的水平。而如果当我们没有和他在一起时，花了很多时间惦记着他，为他担心，显然当我们和他一起相处时也不会有太大的快乐。

如果我们不把父母的角色看得过于严肃，我们就会和孩子愉快相处。我们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对孩子求全责备。我们就不会转眼间由呵护关爱变得愤怒责骂而令孩子迷惑不解。我们完全可以礼貌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从而使我们可能与孩子和睦相处——我们为什么不对孩子

礼貌点儿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用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待成年人，那我们还会有朋友吗？

在同孩子的交往中礼貌也是很有用的。我们发现，对我们总是轻视的小生命彬彬有礼是很困难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小孩子有几分尊重呢？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对小孩子说“请”、“谢谢”。我们非常有意地向孩子灌输这些礼貌用语。但是我们对他们到底有多礼貌呢？我们喜欢说良好的风度来自于内心，来自于对他人的尊重和体系。如果我们总是不断地为孩子做这做那，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塑孩子，像保护哺育襁褓中的婴儿一样，直到孩子步入成年，我们就几乎不能对他们保持一点儿尊重的情感。

一旦我们不再扮演沉重的父母角色，我们感受到的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生活的气氛也变得轻松多了。实际上我们不是那种气氛的唯一决定因素。有时，孩子们的郁郁寡欢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有时小题大做，而我们不得不由着他们。甚至当我们颇觉不妥而不得不大声说不的时候，我们仍然得心平气和、拐弯抹角。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们一起说笑玩耍、愉快相处。

在和孩子愉快相处的艺术中，他们确实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他们比我们更易开怀大笑。他们更容易放松自己，而我们却常常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将自己沉重的父母角色暂时搁置一旁去欣赏他们，孩子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欢乐和朝气。

理想的父母之爱

父母之爱只不过是生活中爱的一种。我们过于经常让这种爱支配着我们，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抚养孩子是我们生存的全部目的，结果是，我们和他们都饱受其苦，我们对他们爱的方式也免遭其难。

当他们步入成年时这种危害就特别明显了。由于我们对孩子付出得过多，我们变得占有性极强，我们不让他们离开我们。这也是我们对他们的占有欲表现得最赤裸的时候。当他们没有被大学录取，没有选到理想的专业或者他们的婚姻不是我们曾为他设想的时，我们几乎不能掩饰我们的失望之情。



在孩子生活的前一半时间，父母们经常面对的困难是：他们必须维护孩子们的爱，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孩子们说：“不。”而在后一段时间，父母们要面对的更不愉快的问题是：父母要接受孩子的“不”。父母之爱尤如魔力般的爱。这种爱要求我们得到最多的回报。最少，这是一种自我的爱，必须以放弃对所爱之人的占有而结束。不过也未必如此，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父母之爱更多地用于对孩子的爱，而不是对我们自己的爱。当我们将我们的希望和志向这副重担压在孩子身上时，当我们把孩子当成一件衣服来为我们自己增光时——那么我们就不是真的在爱孩子，而是在利用他。

所有类型的爱都对被爱的一方提出一些要求，即使是朋友之爱。浪漫的爱情提出的要求最过分——而它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爱，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最终是瓜熟蒂落，缔结良缘，还是分道扬镳，都深藏在我们的记忆。

理想的父母之爱应该是要求最少的。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应该是为了他自己的发展和幸福，而不是为了我们，我们对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所克制的程度以及对孩子的需要所关注的程度是衡量我们爱的成熟性的方法。

在对孩子的爱上，我们做得到底怎样，决定于我们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对我们自己的需要的程度。显然，如果我们在婚姻的爱中感到很幸福，如果我们的婚姻能够满足我们的感情需要，我们就能对父母之爱做得更好。

但是没有必要把父母之爱的质量取决于我们的婚姻质量，或者是婚姻的持续。离婚的父母和丧偶的父母照样是优秀的富有爱心的父母。

那么，在父母之爱中谁是最好最成功的父母呢？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有很多爱，而其中任何一种成功的爱都取决于我们把所有这些爱协调得好坏。在他们的父母之爱中最快乐的父母，很可能是那些在生活中将这种爱和所有其他的爱最佳结合的人——和婚姻、朋友、工作、对艺术或知识的追求之爱或者其他对他们有吸引力并给他们满足感的任何事情，当我们过着自己的生活时，孩子是我们生活中的是一部分，我们不再把全部的精力和注意力

都放在孩子身上，那时我们在父母之爱中才最快乐，而我们也可能成为最好的父母。

爱之成熟

成熟的人可以被界定为穿越了成长期的困惑，找到了建立理性生活秩序途径的人。这并不是说遇到成熟的人就会止住脚步进行思考并决定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是否合乎理性。它说的是，作出正确的选择、实现自己的价值已演变为习惯性、自动化的行为。此处的“正确”指的是对他有利并能给他带来积极的满足感。

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回首遥望，我们便可懂得成熟的含义。通过回忆不成熟的经历和孩提时代的生活，我们看到了成熟的影像。

幼儿往往无法理解行为后果的含义。面对点燃的火柴或发光的灯泡，他们会禁不住好奇地伸出手去捕捉它们。这纯粹源于对火和热的无知。他不知道自己可能因此会被灼伤。当他略微长大一点儿后，孩子会跑到街道上去捡拾滚落的皮球。即使已经受过告诫，他仍摆脱不了原始冲动的羁绊，不可能在冲出去之前先想一想此举可能带来的严重的危险后果。即使到了少年时期，他的心中依然可能潜存着不成熟的行为。考试临近了，他可能仍未做好复习的准备。虽说他知道可能出现的后果，但某些一时的冲动带来的乐趣让他似乎忘记了一切。

作为成人，我们有时仍沉湎于一厢情愿的不计后果的活动之中。我们暴食暴饮，同时心里也很清楚将为之付出的代价——我们吸收的热量远甚于身体的付出，因此肯定会发胖。当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奉行此道时，当我们漠视自己的行为在依附关系中带来的后果时，我们的爱同样也是不成熟的。

或许有一天，无视或无力思量行为的后果终究会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导模式。它主宰着个人的行为举止、驱策着人们采取行动，并最终使人品尝苦涩的后果。这样的行为堪称神经过敏。

将青春期描绘成充满诗情画意的春色美景，悲伤苦涩与之无缘的作品并没有撒谎。只不过它没有完全道出实情。儿童期与青春期除了幸福欢笑外，也有悲切的泪水。依据懊悔的成长原则，不成熟的人们

在生活中往往与青年期的痛苦为伍。他们体验不到儿时的特权，一味地因局限、限制、灾祸和困惑而受苦。他们为自己未能成熟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成熟的最佳礼物是使人免受此类痛苦的袭扰。因为明白了行为的后果，成熟的人可以自我节制，可以为眼前和长远的最深切的利益作出抉择，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他们可以享受着现实，同时憧憬和筹划着未来。他们可以摆脱幼稚需求的羁绊，追求多样的生活与工作、消遣、思想，尤其是与他人的依附关系。

正因为意识到自身和他人的需求，充分理解了他人的情感，他们也培养出了一些特别的成熟的技艺。他们不仅明白什么东西值得追求，也清楚实现它的手段。

在生活中孩子必须学会的最艰难的一课就是说“不”。很多人都受此困惑。孩子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希望立刻得到。不成熟的成年人也有同样的经历。为眼前欲望所困而无法自拔的孩子和成人通常在情感上易变，不能实现长远的满足。想要什么样的玩具就能得到它的孩子几乎不可能长久地喜爱任何一种玩具。要得到自己喜爱之物的不成熟的成人会匆忙结婚，而且常常再婚。

当这样的成人不得不接受被拒的现实时，他不会像孩子那样公开地哭泣。他会以另一种方式展现自己的悲伤。他抱怨和斥责拒绝了他的人是多么地不公正。这样的指责清晰地流露出他的仇恨。结果，他的听众愈来愈少，而他实现请求的机会也更加渺茫。他的失败切实地引致郁闷和沮丧。它们与孩子哭泣时的不幸同样的苦楚。

成熟的人不喜爱失败和挫折。与其他人一样，他也不希望被人拒绝。但他并不抢天哭地，抱怨世道不仁、命贫君子拙。他会以此培养自己的劝慰能力。他培养了自己的洞察力、远瞻能力和反思意识，他充分运用成熟的潜能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有一则童话讲述了一个男孩在丛林中迷了路，饥寒交加。他碰到一个境遇比自己更惨的被困在断岩中的动物。男孩一片善心，把那动物从岩石中解救了出来。那个动物摇身一变，成了美丽的仙后。她赋予了男孩神奇的力量，让世人无法抗拒他的请求。第二天早晨一睁开双眼，男孩发现自己躺在面包铺中。美味的面包填满了他的空腹。到了下午，他已换上了漂亮得体的

衣服。在夜幕降临前，他已获取了公主的芳心。

在19世纪末叶，瑞士有一位名叫尤金·布勒尔的心理学家以精神分裂症研究而闻名于世。他的学生们在医院中曾遇到一位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他们都无法使病人作出回应。因此，他们向布勒尔博士求助。博士走进诊室，学生们在外守候，他们幸灾乐祸心中窃喜，以为这一次博士也会失手。不料大约20分钟以后，门开了，博士与病人手挽着手走了出来。病人脸上布满了泪痕。显然，他刚刚经历了一次真情反应和情感发泄。当目瞪口呆的学生们向博士讨教，究竟他采用了什么高超的科学方法时，博士淡然一笑，“我哭了一场，他也哭了一场。情况就是这样。”

成熟的人也可以与他人共同哭泣一场。他能够体恤他人的苦涩，真心地同情他人。不论得失，这种强劲的情感交流的能力产生了效力。如果被人拒绝，他并不一定要自责或责难他人。这其中并不牵涉责难。在有些场合中他可以确信，如果自己处于别人的位置上他也会作出否定的回应。

在有些场合中他会发现拒绝的合理性，但他并未被拒绝压倒。他不会认为，因为某一个人拒绝了他，整个世界便与自己为敌。事情只不过是个人说了“不”。也许会有更好的方式、时机和更合适的人来实现自己的欲望。

一个人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因为他已学会了从自己的行为中求乐。他喜爱玩乐，他也喜爱工作。成熟的人是具有创造性的人，他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获得物质上的成功，但这并不源于被动的驱策。这些成就令人愉悦，但它们不是主要的目标。他接受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必须工作的现实，而这部分也体现了他的成熟。

工作并不能囊括成熟人生活的全部。他所选择的活动方式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在工作和多彩的游乐之间，他设法满足完整的人格的多方需求。

在他的工作和游乐之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因素：他不仅从活动中得到享受，他还在与他人共享其乐。无论是工作或是游乐都有他人的参与。有些活动是独自进行的，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写作、绘画、集邮等都具有了社会性，只要完成了的作品就有他人与你共享。尽管

读书、听音乐、欣赏绘画和雕塑不需要同伴，但我们通过与人交谈迫不及待地与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快乐。排斥他人相伴的孤独的人也许会取得巨大的成就、获得巨大的满足，但他的满足是单维的。它们缺乏变化，没有与同事一起工作或与朋友一起嬉戏的予与取。绝大多数成熟的人珍惜一定程度的独处，有些人不时会迫切地努力争取它的到来。他们不依赖同伴，甚至是生活中最亲密的朋友，来共享每一份满足。但同时，他们接受生活的社会性的一面。他们有熟人，他们发展着友谊，他们与各色人士交往并找寻共同的基础。

第十一篇

六顶思考帽

——全球创新思维训练第一书

德·波诺博士的《六顶思考帽》与《第五项修炼》并称为 20 世纪最有价值的商业书籍，被誉为全球创新思维训练第一书。微软、摩托罗拉、松下、麦当劳、可口可乐、IBM、西门子、雀巢等许多知名企业都从中受益，它改变了许多跨国公司的工作效率和企业文化。是整合公司智力资源的最佳工具。

成功是从头脑思考开始第一步的。成功者一定是聪明人，东西方的智慧融合才能得到全脑训练。《六顶思考帽》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们非常便于思考，给你一种创新实效的思维方式。

六顶思维帽方法

六顶思维帽的目的是避免思维混杂，按这种方式，思考者在某一个时间里就可以只按照一种模式思考——而不是在某一时刻做全部的事。对此最好的类比是彩色印图。每一种颜色被印刷上去，最后它们就拼到了一起。设计六种思维帽方法，是为了使我们从通常的争辩型思维向制图型思维转化。这使得思维过程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绘制地图；第二阶段是在地图上选择路线。如果地图足够地好，那么最好的路线经常会变得非常明显。和彩色印图相似，每一顶帽子在地图上表现为一种类型的思考。

我并不认为六顶帽子已经穷尽了思维的所有可能方面，但是它们的确涵盖了思维的主要模型；我也不认为在每一个思维瞬间我们都必须戴上某一顶帽子，但这些帽子极其强烈的人工特色是它们的最大价值所在。它们为在需要一种确定类型的思维时提供了正式形式和方便性，无论是对某个自己还是别的人而言，都是如此。

它们建立了思维游戏的规则。任何参加这种游戏的人都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规则。这种帽子思维方式运用得越多，则它们就将越多地成为思维文化中的一部分。在某一个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当学习这种基本习语，以便使它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就能够集中思维，使之更为强大有力，同时，它也通过一种活跃的和有约束性的方法代替了那种浪费时间的争论和漫无目标的讨论。

起初，我们或许会感到在使用不同帽子时，显得有点笨拙。但这种笨拙感会很快随着该系统的方便性日益显著而很快消失。这些帽子的首次使用可能是在一次偶然的场合需要某顶帽子或者是在黑帽思路向其他思路转化的时候。就像我在本书开始所写到的那样，这些帽子的一个巨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提供了思维角色。一个思考者可以为它能够扮演这种角色而感到骄傲。如果没有这些思维的正式形式，一些

思考者就将永远地处于一种固定的模式中（通常是黑帽模式）。

我再强调一次，这是一个用起来非常容易的系统。对于读者来说，没有必要对我在书中所陈述的不同点进行死记硬背，这些东西都是详细的论述。但是每一项帽子的基本点都是非常容易记忆的。白帽纯白，纯粹的事实、数字和信息。红帽刺目的红，情绪和感觉，包括预感和直觉。黑帽错误倡导者，否定判断，它为什么不起作用。黄帽阳光，明亮和乐观主义，肯定的，建设性的，机会。绿帽丰产的，创造性的，植物从种子里茁壮成长，意动，激发。蓝帽冷静和控制，管弦乐队的指挥，对思维进行思维。

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学习这种习语的人越多，这种方法就会越有用。因为实际上，我们的确没有一种简便的语言来作为我们思维的控制系统。如果我们感到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并不需要这样的系统，那么，我们应当考虑到这样的系统可以使那些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睿智者变得更为有效。正如一个具有跑步天资的人将比其他的人从规则中得到更多的益处。在这一点上，我想作出一个黄帽子声明：你自己去发现它的价值。

形象扮演

如果你扮演成一名思想者，那么你将可能成为思想者。我相信，罗丹的两件《思想者》真品之一座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会大厦前面的广场上。至少，当我的向导讲解这个忙碌的思想者是如何被铸成了一个永久的青铜像时，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作为事实，这或许会在好几个方面发生错误。它或许不是一件真品；我的向导也许弄错了；或者它不是在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也许我的记忆出了毛病。那么，我为什么在这些事情没有被查核为绝对事实之前，我就把它说成是事实，而唐突地提出来呢？

一个理由是在这本书的后面我将特别提到的事实的运用，另一个

理由是想刺激一下那些人，他们通常认为事实比运用更为重要，再一个理由是我想使读者在脑海里对这件著名的思想者塑像进行摹想，而不管其真品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使用“我相信”这个词，由此来表明我的信念方式是并非教条地提出断言式的事实。我们经常需要表达出一些事情被提出的方式，这也是本书所要论述的内容。我想让你想象一下经常使用的——有时甚至是在滥用——罗丹的思想形象，我想叫你想象一下用手托着下巴的姿态，这种姿态被认为会出现在每一个思考作为深思熟虑而不是视为儿戏的思想者身上。实际上，我相信思考应该是兴奋活跃和精神勃勃的，而不是那种幽暗朦胧和呆板庄重的样子。但是传统的思考形象对某一时刻的是极为有用的。使你自己作出那样的姿态——真实地而不是想象地——这样你就变成了一位思想者。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扮演成一名思想者，一旦进入角色，那么你将可能成为真正的思想者。想象一个思想者的姿态，作出跟这个形象相同的动作，建立起明确的意图，并且使它对你以及你周围的人都一目了然。很快地，你的大脑就会跟着你进入你正扮演的形象或角色。这本书就是为你在思考过程中建立各种角色和形象，让你扮演，从而进行最有效的思考。

意向和行动

我现在想回到意向和行动的区别上来，因为有许多人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是错误的。我曾经说过如果你涉身到做一个思想者的运动中去——比如说，戴上你的思维帽——那么最终你将会成为一个思想者，你的思维将会跟随这些运动。你一开始是在“做戏”，但最终它会成为现实。

我似乎是在宣称，如果你有了成为一名思想者的意向，则你的行动就会紧紧地追随这一意向，而最终实现它。有许多人将会跑出来指